



P.D.詹姆斯

向经典致敬

P.D.詹姆斯是英国当代最著名的推理小说女作家，被尊称为“推理小说第一夫人”。她迄今为止共出版了20部作品，其所塑造的亚当·达格利什探长是英国民众最为喜爱的侦探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还是一位铁杆的简·奥斯丁迷。在完成最后一部达格利什系列小说《自费病人》之后，年逾九旬的她决定要轻松一下，完成自己多年来的夙愿：“我想把我的两股热情——写侦探小说和读简·奥斯丁——聚合到一起，如果能重温《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同时撰写一部原创、有趣、不可思议的探案故事，一定会非常有趣。”直至2011年，P.D.詹姆斯终于出版了《死亡来到彭伯里》，独辟蹊径，用谋杀和推理的故事情节为爱情小说续篇，令人耳目一新。

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伊丽莎白与达西婚后的第6年，此时夫妻二人依然恩爱无限、琴瑟和谐，两个儿子的降生更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彭伯里庄园在伊丽莎白的精心操持下井井有条，一切都显得温馨美好——直到一年一度的安妮夫人舞会前夜，一辆顶着风雨疾驰进庄园的马车打破了彭伯里的宁静。这位不速之客是伊丽莎白的妹妹莉迪亚，现在的韦翰太太。惊恐万状的她一下车便尖厉地叫喊“韦翰死了！”达西立刻带人前去搜寻，最终在庄园外的小树林里发现了酩酊大醉、浑身是血的韦翰和他的好朋友丹尼的尸体。谁是杀害丹尼

## ■瞭望台

# 桑顿·怀尔德：我们无法证明我们活过

与喧嚣的都市相比，作家们似乎更沉迷于沉闷的小镇，V.S.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或是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无一例外地将故事发生地圈在人头不多却彼此相熟的小镇上。桑顿·怀尔德亦是此中人，从三幕剧《我们的小镇》的标题即可知，他并不着意勾勒小镇人物的独特灵魂，其人物性格古怪锋利，皆淹没于平淡而庸俗的日常，普通得像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人。剧中，艾米丽、乔治或吉布斯一家都没有经历命运的急剧转折，却以另一种哀而不伤的鼻息呼出颇具普世性的感伤。

不刻意百般佐证“世上没有两片同样的树叶”，却力图抹平人与人之间的些微差异，并最终找到每种人生的殊途同归。戏剧《我们的小镇》和小说《圣路易斯雷大桥》中，怀尔德都将目光锁定“人生”，囊括了对爱情、婚姻、日常、宗教以及生死等问题的理解。

显然，怀尔德并没有揪着单一命题不放，他能俯瞰人生。《我们的小镇》的结构和文字甚简，“日常生活”、“爱情与婚姻”和“死亡与永恒”直接点击每个人都需直面的重要命题。第一幕中，他简介格洛佛角的人物关系，交代出小镇的平庸无奇和“沉闷”。怀尔德在规范小镇内在秩序时，不忘给吉布斯太太设置“欧洲游”的小绮梦，也不忘提前跳入吉布斯太太的“死”，怀尔德的“日常”之义由此而丰富。转至第二幕“爱情与婚姻”，怀尔德稀释爱中的激情部分，艾米丽与乔治几乎重蹈父母覆辙，爱慕得平淡，结合得顺理成章。对于这段今已不见鲜见的婚姻，怀尔德并未加以评论。他冷峻而精明的洞见借吉布斯夫妇之口说出：“父子关系是最糟糕、最别扭的。”她则回应：“母女之间也没什么简单。”怀尔德回避了一切关系的壳子，回到人与人关系的实心部分，交代出“人与人之间无法完美沟通”的真谛。此幕终了，怀尔德以凝练之笔写到“农舍，婴儿车，驾着福特在礼拜日下午出行，第一次风湿，祖孙，第二次风湿，临终时刻，宣读遗嘱——”这是怀尔德的伟大之处，他写出世间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缩影，从艾米丽、乔治延宕至全人类，直抵人生的虚无。

《我们的小镇》——经面世，评论界褒贬不一。窃以为，怀尔德的“新奇古怪”正是该剧最后一幕。死于难产的艾米丽重新获得回到人间“一日游”的机会，她没选择最幸福或最痛苦的一日，而选择12岁生日那天。拒绝事件附加与人的快乐和痛楚，艾米丽匆匆过完一天，“再见，再见，世界。再见，格格佛角……爸爸，妈妈。再见，我的闹钟……食物和咖啡……睡觉和起床。”生者世界里永不闪光的物件，却在死者眼里因为“重获失去的”变得熠熠生辉。于是，怀尔德发问：“有没有人在活着的时候，意识到生命的意义——每一分，每一秒？”这一问于无声处听惊雷，可以想见观众流着泪辞别12岁的艾米丽后，内心旋即被这句警语炸开了底朝天。“也许圣人和诗人会——他们能有一些认识”，在俯瞰人生的层面，这句话可算是怀尔德的夫子自道。

阅读《我们的小镇》，自己也仿佛成了格格佛角小镇的隐形人，全无时间与地域上的悬隔，这无疑受惠于怀尔德低入泥土的视角和精湛到位的人生表达。其实，我们并无艾米丽的幸运，艾米丽终于证明她曾经活过，而我们，在死亡之门关闭时如何佐证自己曾经活过？怀尔德不仅在《我们的小镇》中提出这个问题，在小说《圣路易斯雷大

《死亡来到彭伯里》：

# 向《傲慢与偏见》致敬

□杨 恒

上尉的真正凶手，是劣迹斑斑的韦翰还是另有其人？这场突如其来谋杀案使恬静舒适的彭伯里庄园顿时笼罩在一片恐怖而沉重的气氛中。

表面上看，《死亡来到彭伯里》是一部典型的悬疑推理小说，然而詹姆斯并没有将悬疑恐怖的因素与《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情节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而是在设置层层悬念的基础上，努力挖掘人物的灵魂深处。小说中的人物不仅仅是游戏中的棋子，还是具有复杂性格和道德思考的人。这一点在主人公达西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 坚守责任的达西先生

在《死亡来到彭伯里》中，达西一改往日孤傲冷峻、特立独行的形象，变得忧郁和自省，他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对往事的追忆和复杂的内心纠葛中，难以自拔。达西深爱着伊丽莎白，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他总时时提醒自己，他的婚姻违背了自幼灌输给他的行为准则，违背了父母记忆中的信念，违背了他的阶级和财富赋予他的责任，这种想法令他开始怀疑自我，显得心事重重。而小树林里的凶案使他的内心再起波澜。案发当晚，韦翰与妻子莉迪亚、好友丹尼同乘马车赶往彭伯里庄园，途经庄园边的小树林时，韦翰和丹尼起了争执，丹尼一气之下跳下马车，朝树林深处走去。韦翰连忙下车追赶，两人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过了大约一刻钟，停留在原地的莉迪亚和车夫突然听到树林中传来几声枪响。惊慌失措的莉迪亚以为丈夫已惨遭不测，急忙命令车夫驾车去彭伯里庄园求救。待达西一行人赶到小树林时，发现悲痛欲绝的韦翰正俯在丹尼的尸体上，嘴里还喃喃自语道：“我杀了他！我杀了他！是我的错。”

## 《死亡来到彭伯里》英文版

面对眼前的这一幕，达西心情复杂，一方面他对韦翰恨之人骨，他无法忘记是韦翰忘恩负义地觊觎家族财产，怂恿自己的妹妹乔治安娜私奔；是韦翰卑劣龌龊地在伊丽莎白耳边诋毁达西的名誉，险些破坏了二人的美满姻缘；也是他带莉迪亚离家出走，险些令班奈特一家身败名裂。他憎恶韦翰，甚至不愿意提及这个名字，彭伯里庄园的任何社交活动都不会见到



桑顿·怀尔德



桥》中又将此问题慎重重提。

1714年7月20日，南美秘鲁圣路易斯雷大桥断裂。5个旅者坠谷葬身。目击者朱尼帕修士发问：为什么偏偏是这5个人？是巧合，还是因果，还是“上帝的旨意和行动”？借此，朱尼帕修士深入5个人的私密生活，待他凑齐每个人的性格和境遇拼图时，仍无法回答上述问题。好在朱尼帕在这趟探索之旅中多少收获了些有关人生、社会、宗教以及爱的经验。

“爱”与“死亡”一直是怀尔德热衷的话题，在《圣路易斯雷大桥》中，他将爱拆解成各种形式。母女之爱、手足之爱、暧昧之爱、物欲之爱、人本之爱等，在怀尔德的笔下呈现出各种光泽，牵杂嫉妒、肉欲、怜悯或权力等各种杂质，不纯粹但真实。

蒙特马约尔女侯爵因得不到女儿的爱而分外卖力地表达爱，那些传世的同安家书其实让她成了“表现母爱的演员”，这呈现了母女的志不同道不合、沟通的死结最终酿成彼此内心的倾轧。同样，带着自传色彩（怀尔德也是幸存的双生子之一）的曼纽尔与伊斯特班同爱女伶而生隐秘的嫉妒和猜忌，曼纽尔死于意外后，伊斯特班逃过了爱情的追剿，却难逃失去兄弟后的蚀骨孤独。而皮奥叔叔对佩利绍莱有着疯狂而复杂的爱，其偏执与谷崎润一郎《春琴抄》中的佐助相仿佛。

朱尼帕修士幻想采集5人标本便可作为“善恶因果”的明证，结果却是行恶者活得更久，善良者却被上帝提前招领。那么，谁来承担宽恕罪恶的责任？宗教吗？怀尔德似乎故意保持与宗教的距离，摇摆于信任与怀疑之间。佩利绍莱为私情不外泄，才想起叫圣母玛利亚来帮忙，让他曼纽尔以圣母玛利亚的心发誓保守秘密。这似乎才是信仰的一点实用意义。

《圣路易斯雷大桥》故事之始有言：“很快我们就会死去，所有关于这5个人的记忆，都会随风而去。”以此延伸，

他的身影。但另一方面，无论多么讨厌韦翰，敏锐的直觉和周密的推理令达西相信韦翰不可能是杀人凶手。19世纪初的刑侦手段极为有限，法医连嫌犯身上的血迹都无法辨认，更不用说利用指纹或DNA了，案件的审判只能依赖目击者的证词和陪审团的判断。然而，从现场看，一切不利因素都指向韦翰：他是案发现场唯一与受害者在一起的人，且之前与受害人发生口角，有明显的作案动机；在搜寻的众人面前，他亲口承认是自己杀害了丹尼。加之他在当地早已名声扫地，在无法找到其他嫌疑人的情况下，人们自然认定他为凶手。

一审结束后，陪审团认为韦翰有罪。但达西依然力挺韦翰，为了使他不会含冤而死，达西四处奔走，聘请最好的律师，并在二审的法庭上尽力与法官和原告律师周旋。达西既要保护妹妹和妻子一家的声誉，避免谈及拒绝韦翰进入彭伯里庄园的原因，又要将证词引向有利于韦翰的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在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达西的内心一直处在激烈的矛盾斗争中，每次看到韦翰，达西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之前的种种劣行，他对家人造成的伤害以及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他甚至希望凶案中死去的人是韦翰，这样他就能摆脱这个梦魇般的人物。达西也曾犹豫过是否要帮助韦翰，但他随即打消了念头，毕竟韦翰是自己的妹妹，在谋杀案中又的确无辜。最终，道德的良知和家庭的责任感占了上风，指引达西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围绕着“责任”这一主题，詹姆斯还富有创意地塑造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达西的曾祖父乔治·达西。他脾气古怪，不愿意做庄园主，喜欢过简单自由的生活。他盖了一座木屋，带着惟一的伙伴——爱犬“士兵”在林中独自生活，远离世事的纷扰，读书沉思，自得其乐。乔治60岁时，“士兵”得了重病，痛苦地呻吟，乔治毅然拔出手枪射死了它，随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临死前，他留下字条，希望能够和爱犬葬在一起。但达西的家人认为这样做是家族的耻辱，他们违背了老人的意愿，把他葬在家族墓地，而把“士兵”孤零零地埋在树林里。从此，达西家族以史为鉴，给下一代灌输身为贵族所应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达西童年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两个达西面对人生做出了不同选择，一个坚守地位与财富而为责任所累，一个放弃富贵与名利而无拘无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詹姆斯对待财富与责任

## 小人物的光荣与梦想

与《傲慢与偏见》不同，詹姆斯对韦翰个人命运的重新书写引发了人们对其生存境遇的深层思考，体现了她对小人物的关注和同情。

《死亡来到彭伯里》中，韦翰出场即成为小树林凶杀案的重要嫌疑人，案件调查中一直被羁押在狱。作者并没有给韦翰

太多的话语权，即使是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证词也饱受质疑，过去不光彩的历史和现今困窘的生活，使得人们对他的态度更多是鄙视和怀疑。很少有人了解他婚后的生活，只有菲茨威廉上校对他这几年的经历略知一二。与莉迪亚结婚后，韦翰参加了1798年英军镇压爱尔兰叛乱的战役，他表现得英勇顽强，并获得了勋章。然而民族英雄的光环并没有给韦翰带来所渴望的财富与地位，几次应聘到手的职位没干多久就丢掉了，缺乏足够的经济来源，加之花钱大手大脚，韦翰和莉迪亚的生活居无定所，时常要靠亲戚朋友的资助和救济。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韦翰给人们留下的依然是卑劣轻浮、无所事事的形象，战场上的壮举非但没能改变人们的看法，反而增加了他谋杀丹尼的嫌疑。若不是关键时刻真正的凶手小比德韦尔的忏悔书被及时提交给二审法官，韦翰恐怕得含冤了。韦翰被无罪释放后找到了达西，详述了事情始末。细心的读者不难从对话中发现，其实韦翰也有理想和追求，渴望出人头地，但是低微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即使仪表堂堂、才华出众也无法获得像达西一样的地位和财富，身份的跨越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难以实现，可行的办法就是娶一个名门望族的小姐，通过婚姻关系一步登天。野心勃勃的韦翰选择了后者，并在这条看似便捷却又充满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致自己声名狼藉。试想如果韦翰也拥有达西一样显赫的家世，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们定会对他另眼相看。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以权势和财富衡量人的社会里，他是不会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和野心的。因此，在小说的结尾，詹姆斯让韦翰移居美洲新大陆。也许在提倡自由平等的土地上，韦翰能够大显身手，凭借个人的奋斗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

作为一名忠实的粉丝，詹姆斯对简·奥斯汀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尽管《死亡来到彭伯里》在情节构思和人物刻画上与《傲慢与偏见》大相径庭，但是小说的语言恬静清新，节奏和缓，时而穿插着温和的反讽，大有昔日简·奥斯汀的风范。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浪博恩的班奈特夫妇把五个女儿中的四个都嫁了出去，真是幸运，这已经得到了麦里屯女性居民的普遍认同。”这句话不禁使人们立刻想到了《傲慢与偏见》开篇的经典语录，“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道理。”这种略带模仿痕迹的俏皮语言令人阅读起来格外亲切，感觉似乎是在简·奥斯汀的引领下又重新回到了19世纪初的英国田园生活。

当然，若把《死亡来到彭伯里》看作《傲慢与偏见》的续篇，小说中仍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詹姆斯对原著中最令人喜爱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刻画略显呆板。在小说中，婚后的伊丽莎白似乎少了一些睿智与爽朗，多了些稳重与矜持，她表现得温柔贤惠、体贴周全，总是在默默地支持着丈夫达西，很少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令简迷们不免有些失望。

## ■动 态

## 普拉斯诗集在京发布

本报讯 1月11日晚，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好文学网”合作在北京字里行间书店德胜门店召开了“《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西尔维娅·普拉斯诗全集》新书发布会暨朗诵会”，诗人王家新、翻译家傅浩、作家苗炜、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袁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贺超等，朗诵和纪念了美国战后最伟大女诗人普拉斯，分享了阅读她的诗歌集《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和自传体小说《钟罩》的阅读体验。

《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是美国战后最伟大女诗人、1982年普利策诗歌奖得主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全集译本，也是国内首部完整的普拉斯诗歌集，书名出自录入诗集的一首普拉斯诗作——《一生》：“……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以猫的嗓音闲谈着离别，离别。/年龄与恐惧像护士一样看顾她，/一个溺水的人，抱紧这巨大的寒冷，/从大海中爬起。”

该诗集系普拉斯的丈夫、英国桂冠诗人泰德·休斯于1981年汇集编纂的《普拉斯诗全集》。该诗集在1982年为普拉斯赢得了迟来19年的普利策诗歌奖。

现场嘉宾认为，普拉斯的诗充满了强烈的意象性，它们有的宏大荒寂，有的怪诞戏谑，但几乎都隐含着一种内敛的悲伤。普拉斯生前就曾出版过两部诗集并获得了许多好评，不过她在文学界的声名鹊起的确是在她的身后。一方面，人们哀叹她的悲剧人生和过早凋零的天才；另一方面，各种关注女性命运的思想团体又援引普拉斯为知己，将她视为遭受父权压迫摧残的样本，并由此派生出对普拉斯诗歌的多种文本解读。普拉斯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成为一个当代文学的重要课题，而在中国依然方兴未艾。这本翻译诗集的出版或许能帮助中国的读者更近距离地接触这位传奇女诗人的思想与情感。

（宋 金）



根据《死亡来到彭伯里》改编的电视剧《彭伯里谋杀案》海报

